

獨自地對着爐中的火

冬是一個留得住人在屋子裏坐的季節，至少在晚上。在晚上，是冬天的，把室中所有的燈都熄了，移一張你所中意的椅子靠近壁爐，你可擺脫一切地獨自在那里坐着，對着那在不息地跳躍着的火。是的，是要熄了室中所有的燈，甚至要把那在從窗櫺玻璃向室中偷窺着的月的視線也要用窗簾拉它出去，使得室中就只有壁爐中的火的光，在那樣不息地跳躍着的。

因為火在那樣不息地跳躍着，以它所私有的旋律，以它所私有的節奏，室中的一切也似乎都顯得在那里跳躍。要是你回望着，或者側望着，那壁上的忽隱忽現的，忽上忽下的，忽左忽右的影，你就可看到你所想像得到的，或者甚至你所想像不到的，各式各樣的活動的圖案。而你自己的影也在隨同它們波動得，竟有的時候會使你相信，在室中不只是你自己。

是的，在你這樣地對着一個壁爐的時候，是最容易使你是獨自而不再感到自己是獨自的。你有着那火在做你的伴侶，以及由它所帶來的一切。而且，在這些以外，那在陪伴着你的還有那爐中

的燃料的在斷續地爆裂着的聲音。

而且，在你擺脫了一切你所要擺脫的以後，你還可有着你所要有的的一切。或者只是你在有着它們，却並不是出於你的要。你只是在凝視着那火，似乎什麼思念都沒有地。而那你所要有的的一切，這也許連你自己都並不明顯地知道的，就顯現在那被似乎什麼思念都沒有的你所凝視着的火的中間，一個接連一個地。

那在那樣地在那火中顯現着的一個又一個會管是或者還是或者將是你的夢，那也許連你自己都並不明顯地知道的夢。你是在看着你的一個又一個的夢的顯現，在那在不息地跳躍着的火中，用你的張着的眼睛。

從那火，你在那樣地凝視着的，你似乎得知了什麼是你的悲，什麼是你的歡。

它是在不可相信地使你有着對於家的戀意，那在壁爐中的火。你會不可避免地時常提醒你自己在，在你在外邊的時候，不要回家得太遲了，以致全然熄滅了那爐的中火。你會這樣不放鬆地逼你自己回去，在你看來還接得旺那爐中的火的時候。你不會肯讓你自己失去一個你已不再是獨自的獨自。

一到家，你會惴惴地，急急地去看你的伴侶。你幾乎會祝禱不要死絕了那火才好。你去看，看到了還有一絲火質在那幾乎已殘透了的灰中，你是會得到一個不可言說的慰藉。你便小心地選着那乖巧伶俐的小的煤安放在那絲火質的上面。你小心地使那多餘的灰不驚動火質地流到爐軌的下面去。你在侍候它，正如你在侍候一個你所最關切的人的病。

終於，你會感到你的心在一圈圈地向四周擴展開去，隨同那一些些地升起來的火。終於，你靜散地看到你依舊有着你的伴侶。於是你便似乎什麼思念都沒有地獨自對它坐着，在深深的夜的中間。

躑躅在向夜展開的氈似的雪上

信足所之地在下着雪的深深的夜的中間漫步着，你會感到一種你漫步在別的時候所感不到的無所戒防的快意。在那樣的情景中，你可無須提心於會碰到什麼人，或者會給什麼人碰到地隨意移着你的步武。你不會有要你捐捨一兩個銅元以維持他的一家的生活的孩子的攔阻；你也不會聽到要你到她們那兒去坐坐的什麼人的情懇或者勸誘。你可在隨便那條街上自在的走來走去，不會有什麼人來注意你。在那里幾乎已不再有什麼別的人，雖然那在白天的時候，在下着雪的晚上，會是在那樣地擠着的，或者，至少，總是在不停地有着，一兩個站立者或者行路者。

雪飄在着，風在搖着，而你在你熱透了的或者一些都不熱的街道上躑躅着，而在有的時候，你會拉下了你的帽子，翻起了你的衣領，裹緊了你的外衣，並插你的兩手在你的口袋裏，只是聚精會神地以同樣快慢的，同樣大小的，步武向前走走，彷彿你是一個是在為一個臨死的人去做禱告的牧師，或者是一個浸沉於或種嗜好的人的去赴他的嗜好之宴。